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抗日戰爭
史料叢編
第二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 編

抗日戰爭史料叢編

第二輯
17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十七冊目錄

敵軍戰記	夏烈編譯	新群出版社，一九三八年出版	一	
從軍日記	(日)佐滕強著	第三十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謀處譯	一九三九年出版	六三
一個日本士兵的陣中日記	陳辛人譯	集納出版社，一九三九年出版	一五九	
敵兵家信集	林植夫譯	新知書店，一九四〇年出版	二二一	
『皇軍』的悲哀——俘獲文件中的敵情	三一出版社編譯	三一出版社，一九四〇年出版	三四七	
敵軍戰場日記	韓澤編	群眾圖書公司，一九四六年出版	四二一	

敵軍戰記

夏烈編譯

新群出版社發行

敵軍戰記

每冊實價一角五分

編譯者 夏

烈

發行者

新

廣州鹽運西
羣出版社
路直街三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出版

目次

前言

一 從軍私記……………一

二 「皇軍」還活着……………一七

三 魯南遇險……………三六

附錄：觀戰雜錄……………四八

錄 目

前言

這裡所輯錄的數篇，都是較珍貴的文字，從軍私記見發表於英文亞細亞雜誌上的，可看出一個日本兵自國內出發以至於戰死的歷程。『皇軍』還活著見一篇奇文，它描述出了日本軍的獸性，對於敵人的新軍影響，是極重大的。第三篇雖是一個新聞記者的隨軍，但也報告人戰爭中可注意的一段情形。附錄二篇是西人的觀戰記，充溢着對我抗戰的同情。

從軍和記

我因爲是一個戰地通訊員，所以有機會看到若干從華北日軍那裏奪獲的文件。而特別使我刺激的是下面這一個短短的日記，我覺得有許多理由值得把這日記發表出來。我想，它是可以代表在華作戰的一般日本士兵的心理的。

這日記主要點是一個忠誠和銳敏的日軍的軍械的表示，他是第一次碰到由他本國的統治者所造成的在外國的戰爭。這日記裏面沒有什麼叛逆，而祇是對他的本國同胞們一種真情的流露罷了。他非常坦白地問這個問題：「喔，我們究竟是『爲了誰』該受這樣厲害的痛苦呢？」

爲了證明這日記的真實性起見，我可聲明，我曾看見過它的原文，而得一位中國翻譯者之助，把它一個一個字地直譯成英文的。因爲我們無從獲得日記原作者的妻子的同意，所以我決隱其名。

James Petran 序

（這日記是從在日本時開始寫起。）

八月二日 天晴，五時三十分起身。

我已等候了很長久，希望能使一個人有出人頭的機會的日子到來。這麼一天終於來了。我的二個肩頭上擱着我祖國的命運。我要去的地方是華北，一塊有數千里廣的，在風和雲掩蔽下的黑暗的地方。戰鬥，再戰鬥。雖然並不希望我再生還，但是當我一想

到在我死後，將遺棄我的雙親，和我的妻的時候，就不免悲從中來。

這是九點三十分，應該離家的時候了。呢，我的雙親！我的妻啊！雖然我說：「你們不必希望我回來！」但我總不能隱住我的痛苦。俗語說：「娘心重過兒心。」你送我上路的時候，你的心理是怎樣的啊？

十一點十分——一聲汽笛響了，火車開始移動，帶走了我們幾個靈魂。許多我們的同胞來送我們行。在他們的歡呼聲中，我們終於離開了。

當我的妻子握着五色綢旗的時候，手在發着抖。她的臉好像和一個等待着死神降臨的人的臉一樣。這使得她更美麗了。呢，我的妻啊！這或許是我生中最後一次見你了！我說：「當心你自己罷，我把我們的孩子託給你了！」我們的視線碰着了——我們的額頭碰着——但是，她的臉隨即在人叢中失去了。在「萬歲」的呼聲仍隱約地刺入我的耳鼓。當火車進入山谷中時，長大的旗幟漸漸地變小了。緊張的心弦鬆弛了，我坐下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下午五時——我們抵達了 Hiroshima，我離開了人衆。六點三十分，我到了我的寓

八月三日 晴。上午十時，我向第五師團總部報到，開始我的任務。

我被派在板橋將軍的衛隊中。我們是一支赴華的五萬人的軍隊的總部的衛兵，假使總部中有一個長官。碰到了危險，那麼整個師團的行動都要受到損害，因為沒有組織，兵士們就不能作戰。

當我想到這一些事的時候，我就覺得我赴華責任的重大。

八月四日 晴。武器和制服發下來了。

八月五日 雨。長官們檢視制服和配備。

八月六日 仍雨。我在上午三點鐘起身，我向屋主人道謝，因為我已攪擾了他四天了。

三點五十分——離開住所。四點，集中在西 Michim 軍事訓練廣場上。七點三十分，離軍訓場，沿電車軌道穿過馬路。

六點三十分——抵達 Utsa 港，上運輸艦 Kizho 丸。

八月七日 今日陣雨。晨五時，船將啓碇。或者，這是我最後一次的離開我的祖國了。廣闊的海水在陽光下閃耀着。在海的那邊，水天相接，色彩不分。遠遠地，浮着帆

桅的影子。在我們的四週，都是些蔚藍的高山。水，是這樣的美麗！當我們離開 Ulin 時，人衆們揮動着我們的旗幟。太陽旗。「萬歲」的呼聲是值得記憶的勇敢的聲音。

但是，在駛過海峽以後，夜色中的蔚藍的海軍看來非常的孤寂。一切都看不清。

我們走進船房，聽得引擎在我們下面發着舉重的喧聲。我的心遠遠地飛向我的家裏去了。我不能睡，就走上了甲板。船身被黑暗的波浪打擊着：她靜靜地向西方駛去。寒冷的風刺着我的熱的紅的面頰。麻木地我呆望着這夜空，星斗們好像在墜下來。不知不覺地，我的眼圈濕潤了。

八月八日 晴。在上午十二時十分，進了朝鮮的 Incheon 港：八時三十分，開始上陸。下午六時，開始我的衛兵 軍事警察 的工作。

八月九日 在 Incheon。

八月十三日 搬運貨物到 Incheon 車站，直至八點三十分。

下午五點十五分，汽笛聲響了，這軍用火車的長的行列駛離了。

八月十四日，上午六時，離開了滿洲的安東車站。

悲慘的密雲漸漸地開朗了。天空是一片蔚藍。到處都浮漾着美麗的雲彩。今天的

天色很是可愛。我看見太陽從原野上升起來。

十一點三十分——我們經過Chikwen山。太陽高懸在蔚藍的高空，意外的景色真像一幅活動的風景畫。但是，從一個清朗的高空中，這太陽射下了強烈的憎恨，牠燃燒着我們車上的鐵壁。空氣變得很壞，在車子裏面，熱得使人窒息。

下午七點——我們經過瀋陽車站。晚餐。天色漸黑，我們車中油燈的光輝看來非常孤寂。熱的空氣已消散，我們漸漸地感到有些冷意了。這變成了另外一個世界。

八月十五日 我們所趁的火車不顧一切地帶着炎熱的空氣和這些士兵在熱的擁塞的貨色車裏。中午時，牠停在中國的門戶——華北的山海關。

在這火車暫停的片刻中，我發了一個電報給家裏：『山海關平安地過去了。』十分鐘後，火車又駛離了。立刻，沿着車輛的行列，激盪着軍歌的響音。再過一站，我們就要進中國的領土——戰爭的中心點了。

八月十六日 今天，火車繼續地向前奔馳着。我不曉得我將到那裏去。華北的大平原是這樣的平坦，好像一片大海——看不見他的邊際，一直向前開展，在鐵路線附近，到處都是些花草和柳樹。在樹林叢中，小鳥們正在歌唱。他們的歌聲並不像杜鵑悲怨，

但他們好像要衝破他們的喉管似的——這是樹林中唯一的插曲。

八月十七日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抵達天津車站，用早餐。下午一時，又駛離了天津車站。車站上多次受日本飛機的轟炸，顯出了他悲慘的運命。站上還留着麵條一般交扭着的鋼條和焚燬過的火車的骨架。

下午六時 抵達廊房車站，他看來有些像蜜蜂窩。這裏有着二個在戰爭中被殺的日本一等兵的墳墓。下午九時三十分，駛離車站。

八月十八日 上午三時——抵達豐台，用早膳。上午八時，又出發。

下午九時——赴北平西直門車站。在右邊，展開着高大的城牆。在天津西北的各站，站上都沒有中國戰爭，火車中我們自己的鐵路公司指揮着。

下午六時——我們赴南口附近的昌平車站。在這一星期的貨色車中旅行的生活中，情形變得非常的糟糕。右整整一星期，我沒有接觸過地面。現在，兩腳得踏在堅實的泥土上了，我感到非常的愉快，但我不敢把我的愉快告訴我的伙伴們。

八月十九日 我們向着我們在昌平的師部進發，在上午十時抵達。今天天氣非常炎熱。因為我們在敵人的國家中，所以我們憑武力來搜括一切東西。所以我們就不吃飯，

而出去實行『強力的搜括』。我們弄到了十二只小雞，一大捆胡葱，和二捆番薯。

下午二時——有個人弄到了水，另幾個就動手殺雞。這真是一種愉快的士兵生活！三時三十分——我們結束了我們的晚餐，就跳進了司令部後面的一條小溪中。洗了一個澡——一星期中，還是第一次。從我身上墮下來的蟲虻好像一片片的紙屑。浴後，我覺得非常的驚奇，每個人看來都這樣的愉快。大人們，都變成了小孩，我們沿着鐵路邊跑去，發現了五六個中國人以及幾匹馬的屍體。

八月二十日 輪到我担任守衛。

八月廿一日 上午六時，我守衛的任務完畢。

我幫同搬運五六萬的日圓北平橫濱正金銀行。因為沒有火車回駛，所以這一晚我就留在北平。

八月廿二日 上午八時——想離開北平，所以就赴西直門車站，等候去南口的火車。等了足足有八個鐘頭，沒有火車來，祇得又回去，住在前廿九路軍的營房內。

八月廿三日 上午八時——離開營房，

下午一時，抵達南口車站。

下午四時——我担任兩位來訪問陸軍的國會代表的護衛。

八月廿四日 上午十一點五十分——師團長乘飛機去前線視察。我護送他到南口的機場，十二點四十分，職務完畢而返。

八月廿五日 下午四時——輪着我值衛兵的班。

在華北的這部份有許多山峰顯露在陽光中，一縷縷艷紅的雲彩，浮漾在半山裏；山尖矗立直插入青天。一陣冷風從山中吹向我們的營帳裏來。這數千個在白天的熱炎下燂熾的兵士們現在得復蘇了。

八月廿六日 司令部將於天明向前移了，我便乘貨車前去察看道路。我們的路綫是從南口，經過鄉村，並越過八達嶺到懷來。在山中（約有八十里路遠）貨車沿着石路移動。半小時後，我們經過一個地方，在那裏聞到一陣非常惡腥的氣味。我便伸出頭去，藉着車前的燈光，發現了許多中國兵士的屍體；其中有八個是我們的人，他們的鋼盔是依舊戴得好好地。

我們在山中前進。看到處處都是被我們的大砲轟毀的敵方的城牆，淒慘的沐浴在月光下。晚上九點鐘，我們到達居庸關；但路途被我們的汽車隊所堵塞，我們便折回。